



崔申迪:坚守平凡岗位 续写英雄故事

□ 本报记者 张雪泓

“如果父亲在,他会怎么做?”遇到难题,民警崔申迪常常这样问自己。36岁的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,也是英雄的后代,他的父亲崔大庆也是一名人民警察。1995年,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的崔大庆,在抓捕重大杀人抢劫犯时,头部中弹牺牲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仍紧紧抓住歹徒的手,为战友争取制敌的机会。那一年,崔申迪5岁。

“穿上这身警服,我就必须对得起‘崔大庆的儿子’这个身份,更要去得起人民警察这份荣光。”崔申迪说。“耐心周到”“执法公正”是群众对崔申迪最多的评价。从警15年,他累计执勤3万余小时,巡逻4万余公里,服务游客20万余人次,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肯定。

5岁那年,父亲走了

崔申迪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。5岁的孩子尚未完全懂事,关于父亲的故事,自父亲牺牲后才慢慢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他在母亲的讲述中拼凑出父亲的轮廓:那个总是深夜出警、为邻里调解纠纷的“崔所”;那个面对持枪歹徒毫无惧色、冲锋在前的“英雄”;那个在街坊口中总被评价为“好警察”的平凡民警。

“记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画面很少。”崔申迪说,父亲总是很忙,很少回家,更没有时间陪伴自己。仅有几次,父亲在楼下陪年幼的他踢过球,还带他去过两次公园,这已成为他生命中珍贵的回忆。

父亲牺牲后,家里经常来人,母亲在父亲的领导、同事以及亲戚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坚强,“等到人都走了,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人,就一下子冷清了,我经常看到母亲背着身偷偷抹眼泪。”崔申迪说,从那以后,他明白自己要扛起家里的责任,用自己的肩膀替母亲分忧。

父亲的牺牲,让“警察”二字在崔申迪心中既承载着伤痛,更凝聚起信仰的力量。

师父教会我耐心与真诚

每年的清明节,在丰台花园松翠柏

人物素描

当英雄的背影远去,留下的不只是思念,更是一束穿越时光的光。崔申迪,一位在“红墙”下站岗的警察,他的故事始于一个5岁孩子无法完全理解的永别。父亲崔大庆在抓捕持枪歹徒时壮烈牺牲,那句“我是所长,我先上”成为血脉里永不消逝的回响。这并非简单的子承父业,而是一场深刻的生命接力与精神对话——从丰台镇到府右街,两代人,一种魂;一身警服,血脉相承。从英雄的铜像前到长安街的哨位上,崔申迪用15年的3万小时勤务、4万公里巡逻,以及20万人次的默默服务,将“忠诚”与“为民”从崇高的名词,诠释为日复一日的行动。



守卫“红墙”服务群众

2011年,崔申迪正式加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,成为守护党中央办公所在地的“红墙卫士”。府右街派出所辖区内,既有老城的居民区,又有络绎不绝的八方游客。天安门地区游人如织,日均人流量大,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人。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,崔申迪在外执勤时会随身带着一些应急药品、充电宝等物品,回答问询是他的工作常态,对于游客询问的每一个问题,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,用清晰的指引、柔和的话语,让出门在外的游客多了一份安心。

盛夏的长安街上,地表平均温度高达50至60摄氏度。在隆冬时节执勤时,崔申迪和战友们脚下的鞋总会选大两码——这是他们应对严寒的标配,为的是能多塞进几双袜子御寒。每天,崔申迪在辖区内要走上几万步,战严寒斗酷暑早已成为家常便饭。

这是一份关于传承的答卷:英雄之志,不在远山,而在每一步坚定的足家里。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,他累计帮助和服务过来往游客20余万人次,经他救助与家长走散的儿童、独自外出迷路的老人、骑行摔倒和中暑的游客等共计300余人次,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、表扬信等30余件。

“在丰台镇派出所实习时,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选择——英雄不仅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,更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。”崔申迪说。

这是一份关于传承的答卷:英雄之志,不在远山,而在每一步坚定的足家里。

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,他累计帮助和服务过来往游客20余万人次,经他救助与家长走散的儿童、独自外出迷路的老人、骑行摔倒和中暑的游客等共计300余人次,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、表扬信等30余件。

那夜,四盆炭火暖山村



图为“警民共商会”现场。

别是周末和赶集日。另外,村口那几个急弯的反光镜,明天我们就去检查,坏了立马换。”

吴朝照顿了顿,看着周围那一张张被炭火映红的脸,诚恳地说:“但这事光靠警察不够,还得靠大家。家里的娃回来了,多念叨一句:开车不沾酒。现在的年轻人,有的回来开个车,山路十八弯也敢踩油门,这得管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从电信诈骗的花样翻新,聊到寒假孩子沉迷手机游戏;从山路的急弯,聊到可能冒头的赌博暗流。

我坐在板凳上,侧身倾听,不时在膝盖上写写画画。火盆里的炭火越烧越旺,偶尔爆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,火星子溅起来,像极了这乡村里琐碎却鲜活的日子。在这种没有任何隔阂的交流中,我强烈地感受到:所谓的“治理”,其实不是冷冰冰的管控,而是无数个这样面对面的瞬间,是两双粗糙的大手握在一起的温度。

“以前总觉得警察就是抓坏人的,看

着怕。今晚看你们冻得跺脚还在记我们

的事,心里暖。”蒲大伯的一句话,让我鼻子有些发酸。

村支书杨秀成做了一个比喻:“平安

是前面的‘1’,挣钱、盖房、买车是后面的‘0’。没有平安这个根基,日子过得再红火

也不踏实。派出所带着我们开这个会,就是帮我们把这个‘1’立稳了。”

这句话,在冬夜的空谷里显得格外响亮。

刘大姐一听这话,眼泪“唰”地就下来了,别过脸去,语气却软了:“你也不容易……我就是想你有事好好商量,别总吼。”

大概半个小时,一场眼看就要激化的家庭风暴,就在这炭火边、板凳上,消融于无形。看着夫妻俩并肩坐下的背影,我内心忽有所动:法律的刚性,在基层往往需要包裹在人情的柔性里才能真正落地。

守住那个“1”

夜越来越深,寒气顺着领口往里灌,但没人起身离开。议题,也从家长里短,慢慢转向了更深远的更远。

“光靠我们几条腿,跑不完这大山里的村村寨寨。大家的眼睛和耳朵,才是最灵敏的‘探头’。”吴朝照合上记录得密密麻麻的本子,坦诚地对大家说。

“以前总觉得警察就是抓坏人的,看

着怕。今晚看你们冻得跺脚还在记我们

的事,心里暖。”蒲大伯的一句话,让我鼻子有些发酸。

村支书杨秀成做了一个比喻:“平安

是前面的‘1’,挣钱、盖房、买车是后面的‘0’。没有平安这个根基,日子过得再红火

也不踏实。派出所带着我们开这个会,就是

帮我们把这个‘1’立稳了。”

这句话,在冬夜的空谷里显得格外响亮。

灯光与警徽

晚上九点半,“共商会”接近尾声。

大家陆续起身,板凳摩擦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。龚坤还在最后叮咛大家注意防火,并承诺这样的会以后会常开,轮流到各个寨子开。

我收拾着桌上的东西,回头看了一眼。两盏白炽灯在寒风中微微晃动,光线昏黄,却把警徽照得锃亮。

院坝渐渐空了,但那些关于安全、关于体谅、关于如何过好日子的对话,好像还

热乎乎地留在空气里。我收拾着炭盆,里面

还有未烬的星火。那一刻我深深觉得,我们

基层民警的工作,有时就像这冬夜添炭——

未必能驱散所有的严寒,但只要肯偏下身,

走进这院子里,点起火、聚拢人,就能让一方

人心,暖和和地,看见光亮,看见希望。

(作者系贵州省石阡县公安局特警队民警)

守望正义的『燃灯者』
追记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李军

□ 本报记者 罗莎莎

□ 本报通讯员 曹醉竹 王双凤

黄海之滨,潮起潮落;苏北大地,寒风凛冽。

2026年1月24日凌晨,一颗滚烫的法治之心停止了跳动。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李军,因病医治无效,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并为之奋斗了三十载的检察事业,年仅54岁。

在他身后,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,只有数千册泛黄的卷宗、办公室里常亮的一盏孤灯,以及群众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任。他用一生,在法律的刚性与人性的柔情之间,修筑了一座通往公平正义的桥梁;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“燃灯者”,燃烧了自己,照亮了别人,也温暖了这座城市的法治天空。

追光:从“门外汉”到“行家里手”的跋涉

李军与检察事业的缘分,仿佛是宿命的安排,流淌在血脉里。

20世纪80年代,父亲李荣胜脱下军装,穿上检服,成为东台检察院线的一名老兵。年少的李军,记忆最深处的画面,总是父亲伏案阅卷时那宽阔的背影,是面对来访群众时耐心倾听的神情,是为疑难案件彻夜不眠的执着。那不仅仅是父亲的工作日常,更是关于“责任”与“正义”的种子,悄无声息地落入了他幼小的心田,生根、发芽。

1996年,怀揣着对检察事业的憧憬与对父亲的承诺,李军考入东台市检察院,成为一名工作人员。为了实现“检察官梦”,父亲的模样便成了李军前行的标尺。

“刚进检察院那会儿,李军的办公室总是最后一个熄灯,桌上的法律书籍被他翻得卷了边,连页边空白处都写满了注解。”与李军共事多年的同事戴静平回忆道。

从基础的法理学到复杂的诉讼程序,从简单的案卷整理到独立承办大案,李军硬是凭着一股“笨鸟先飞”的韧劲和“滴水穿石”的恒心,将一个个法律“硬骨头”啃了下来。他完成了从法律“门外汉”到业务“行家里手”的华丽转身。

2014年,李军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记个人二等功,2015年被江苏省委、省政府表彰为“人民满意政法干警”并记一等功,2016年被授予“江苏省先进工作者”荣誉称号……这一连串闪光的荣誉,是他用汗水浇灌出的勋章,也是对他父亲、对初心最好的回答。

破局:在绝望处点亮“司法救助”的微光

“做一名有担当、有温度的检察官。”这是李军在三十年职业生涯中始终坚守的信条。在他看来,法律条文或许是冰冷的,但司法者的心必须是热的。

2015年,张老伯颤巍巍地走进了检察院。他的独子因工伤离世,虽经劳动仲裁认定了工伤,但涉事企业为了逃避赔偿,竟玩起了“金蝉脱壳”——恶意将企业注销、财产转移,变成了无处执行的“空壳”。

拿着一纸无法兑现的判决,张老伯几近绝望。李军紧紧握住老人的手,郑重承诺:“老伯您放心,我们一定帮您讨回公道!”

承诺背后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李军牵头成立办案组,穿梭于银行与周边群众之间。他像拼图一样,从海量的银行流水和转让协议中,一点点还原了企业主与亲属恶意串通、虚假转让的真相。

真相大白,正义归位。在李军的监督推动下,法院启动再审,追加原企业主为被执行人,赔偿款终于有了着落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考虑到张老伯丧子后的困境,李军在全省率先探索,首次将民事侵权案件纳入司法救助范畴。

当张老伯拿到赔偿款和救助金时,泪流满面而出:“是你们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!”

“群众利益无小事,每一起民事申诉案件的背后,都关乎一个家庭的冷暖,关乎社会公平正义。”这是李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从业多年,李军始终坚持“办理一案、治理一片”的理念,他先后办理民事申诉、公益诉讼等案件200余件,帮助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千万元,发出的多份检察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。

亮剑:扫黑风暴中的“硬核”担当

面对弱者,他满怀柔情;面对罪恶,他则是最锋利的剑。

2018年,时任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门负责人的李军,主动请缨承办公部挂牌督办的张某恶势力犯罪集团“套路贷”案。

这是一块极难啃的“硬骨头”:涉案人员盘根错节,资金流转如迷宫般复杂,主犯更是拒不认罪。为了撕开防线,李军带领团队提前介入,日夜鏖战。

专案组成员夏丹华至今记得那段日子:“李检几乎以单位为家,眼睛熬得满是血丝,嗓子哑得说不出话,但眼里的光从未黯淡。”

凭借着抽丝剥茧的耐力,李军从卷宗中梳理出近百条关键线索,指导补充证据300余份,构建起严密的证据链条。仅用一个月,案件便完成审查起诉,12名嫌疑人悉数获刑。那一刻,正义的锋芒划破了黑夜,还百姓以朗朗乾坤。

薪火:未完的案件与不灭的精神

刑事检察,既有雷霆万钧,也有春风化雨。李军办理各类刑事案件300余件,他灵活运用刑事和解、公开听证等方式钝化社会矛盾,以刚柔并济的司法实践,诠释了新时代检察官的责任与担当。

2020年,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时,李军敏锐地发现,肇事者赵某与被害人向某虽未领证,却是相伴二十多年的事实夫妻。若机械办案,一诉了之最简单,但这会让这个本就遭受重创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
为了守护这个家庭的完整,李军启动自行补查,在确认双方感情深厚且被害人谅解后,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他把听证会开到了村委会,当场发放司法救助金。锦旗上那句“公正执法显清廉,情系群众解民忧”,是群众对他最高的褒奖。

这种“透着慈祥心”的办案智慧,李军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人。东台市检察院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主任徐婷婷至今仍清晰记得,刚入职时自己还是个对实务一窍不通的“法律小白”,是李军手把手教她审查卷宗,抽丝剥茧分析案情,严谨撰写法律文书。“那时李检常叮嘱我:‘办案不能只盯着表面证据,得多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想一想,要让法律既有刚正不阿的力度,也有温润人心的温度’。”

徐婷婷告诉记者,有一次她办理一起案件,因经验不足遗漏了关键证据,李军陪着她重新梳理卷宗直至深夜,逐页核对细节、逐条剖析疑点,还带着她实地走访取证。“他总说,年轻人要多吃苦、多历练,每一个案件都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,容不得半分马虎。”

在李军的悉心指导下,徐婷婷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。而像徐婷婷这样,在他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干警,在东台市检察院还有很多。

长期的高负荷工作,透支了李军的身体。2024年5月,他在案件讨论时突然不适倒下。醒来后的第一句话,竟是询问案件讨论的结论。住院期间,病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,电话那头永远是案情、是工作、是放不下的责任。

2025年下半年,病榻上的李军已极度虚弱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光,他强撑着身体,通过视频与并肩作战的同事们道别。屏幕那头,他声音微弱却目光坚定:“希望大家坚守检察初心,办好每一个案子,守护好公平正义的底线。”

这是最后的嘱托,也是永恒的誓言。

李军走了,但他点燃的那盏法治之灯,在东台检察人的心中依然恒辉不熄。他用一生证明了:一名检察官的价值,不在于办理了多少惊天大案,而在于是否在每一个案件中,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的温度。



图为李军(左)生前赴学校开展法治宣传。

东台市人民检察院供图